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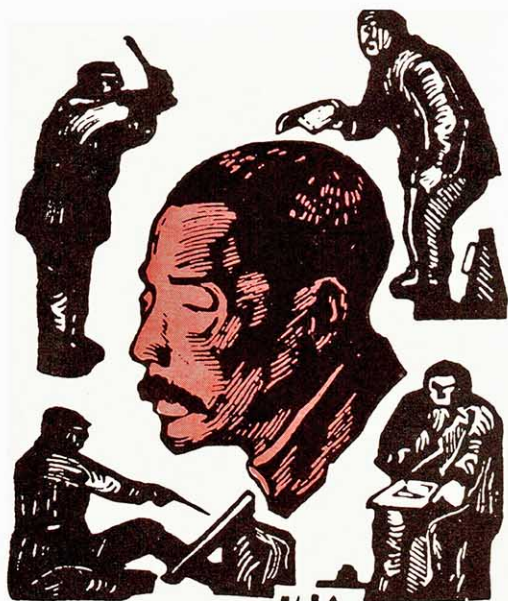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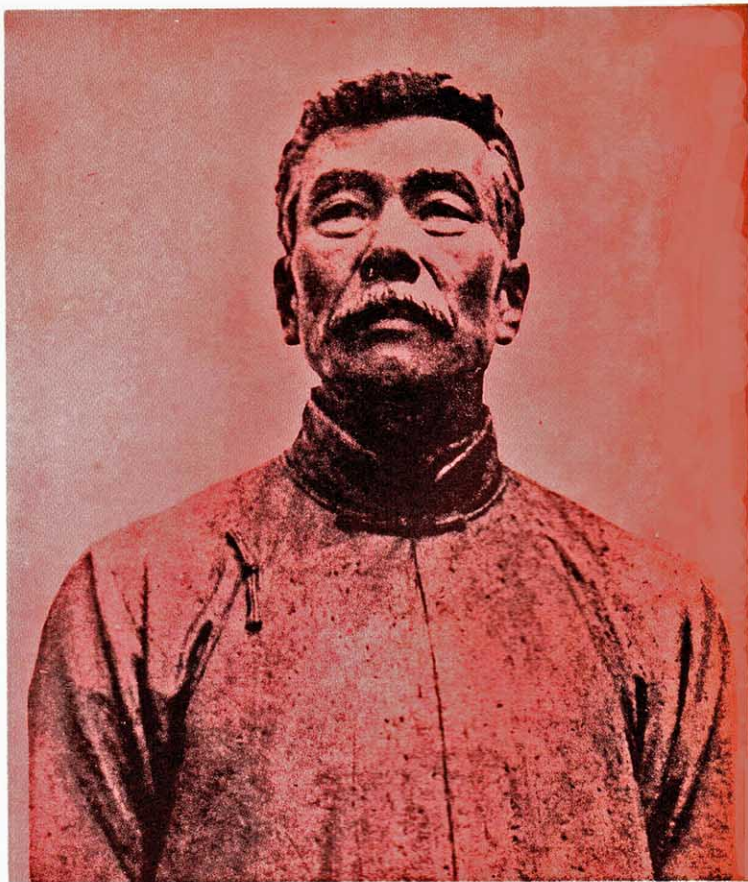
# 奔流

M. C. (P) 1999



# 鲁迅

偉大的文學家  
和思想家



自題小像

魯迅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我以我血荐轩辕。

一九七〇年十月卅日出版

## 第六期 目次

### 紀念魯迅先生特輯

紀念魯迅先生	唐 弢	2
魯迅先生與美術	張 望	5
紀念詩抄	諸 人	7

### 小說

戰鬥中的工人	(澳) 德羅蒂著 楊流譯	8
大都市見聞 (報告文學)	向 鋒	16

### 散文

開始	宏 文	11
懷念一位工人	陳远远	23
天火	彼 岸	24

### 詩歌

孩子	李擒白	17
舊衣	裴 剛	17
索取	高水明	17

### 抬槓

不是章	林 康	12
前後三天	鐵 鞭	13
歌頌大自然	寒 風	13

### 隨手拈來

老實的应用	向 上	14
會考的「意外」	松 台	14
從沉默到默	韶 華	15
見聞錄之三	吳 亮	15

### 評論

反對「一棍子把人打死」	彼 岸	19
因「挽歌」而引起的	林 康	20
略評「生活底脚印」	崇 漢	22

魯迅與高爾基 (木刻)	陳烟橋 (封面)
魯迅先生 (木刻)	馬 達 (封二)
魯迅象 (雕塑)	應真華 (封二)
延安魯藝校景 (木刻)	蘇 暉 (封三)

不過我總以為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身，以及他所處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製版者：遠東電版柯式製版公司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 纪念鲁迅先生

唐弢

朋友们，把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爱情，我们的尊敬，集中在一块吧！不论人们用着怎样的荣誉来表彰这位伟人，……但最美丽，最神圣的坟墓，却在我们的心头。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告别

高尔基在提到俄罗斯的灰色的大众的时候，他这样说：

『他们里面有许多人做着十年以后人生会怎样愉快的美梦，但从没有人问一问自己，如果我们只是做梦。倒底有谁来使人生愉快呢？』

我也是一个善于做梦的人，许多年来，看惯了卑污，欺诈，威胁，残杀，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怎样丑恶的社会里，那结果，不免常常有愤世的想头。然而我毕竟并非佛子，还不能『超凡入圣』，又不是庄生，也无法做到『唯无是非观』的境界，我分明的感到这眼前的现实的丑恶，为了要暂时摆脱那苦闷，于是乎就做梦。

不过这梦却做得比俄罗斯的灰色的大众还低能。我觉得：倘使要中国好起来，使她的人民有比较象样的生活可过，十年是决计不够的。所以我的梦常常拖到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一个悠长的时期里。这样好象就虚无起来了，但我仍旧相信：有一天，愉快的日子终会到来的。

至于倒底是谁来使人生愉快呢，我却一向没有想到。及等读了鲁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先生通信的机会，以至面领先生的教诲以后，这才渐渐地把这种虚无的思想克服过去了。因为我在他

那里领会到真挚的感情，和忠实于自己的希望的努力。倒底有谁来使人生愉快的问题，不但就此想到，而且也立刻解决了。答案只是一个：从那时起，我也知道随时努力于自己的梦想的实现，不再一味做去了。

这以后，我的匕首和投枪，就有了目标。

我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自由谈投稿以后了。从一九三三年的夏天起，我随时写些短文，投到那时候的申报自由谈去，文章是并不一律的，但大抵以抒情和记事为多数，起初似乎很太平，然而孽由自作，后来竟也写些感想，发点议论，由此闹出乱子来。因为那时候，鲁迅先生用笔名在自由谈上写稿，大家都知道了，但终于不知道他化的是什么名。我的名字，自由谈以外，是不常见的，因为写得并不多。于是那些所谓『看文章专用嗅觉』的文豪们，就疑神疑鬼，妄加猜测起来。他们在我的文章里嗅到一点异端气，却向鲁迅先生『呜呜』不已，在那时候的青光和晨曦上，大排叭儿阵，表面上是围剿我的，骨子里却暗暗地指着鲁迅先生，大有刀口两面磨之势，纠纷由我而起，想起来，常常不免于歉然。

但我并不认识鲁迅先生，只得由他去。

这时候，小报上可就热闹起来了，有的说我不是鲁迅，有的说我终于还是鲁迅，真是议论纷纷。为了避免使别人蒙不白之冤，我就用了一个比较固定的笔名，但有人说：这也是鲁迅。直到如今，施蛰存先生还不肯相信天地间有我这么一

个人存在，这对于我真有一点『和尚在此，我却何往』之感了。

但我其实并没有跑掉，可疑的倒是那些文豪们的嗅觉。

大概是因为自由谈不是同人刊物，投稿者缺少碰面的机会吧，到得第二年的年初，编辑先生愿意掏包，请大家叙一叙，约了几个人，除去两位太太外，其余都是经常的写稿者了。坐下来，恰好满满的一桌。

那一天，我到得不算迟，但先我而去的，连主人已经有五个了，鲁迅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互通姓名以后，他笑着说：

『你作文章，我挨骂！』

接着就谈到叭儿们的阵容，怎样谈法呢，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即使记得清，我想，也还是不说的好。这并非因为『叭儿今已化腾蛇』，应该省事，倒是为了记忆已经零落，长此掇拾，不免把思绪搅乱，我将只有沉痛，写不出文章了。

然而无论如何，鲁迅先生的简短有力的言语，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时时在我的耳边浮动，不易于忘却。早些时候的革命文学家，喜欢把他画成冷酷，今之隐士，又怪他多疑而易怒，好象一辈子不容易亲近。这其确是不确的。和鲁迅先生在一起，我从来不发生什么压迫之感，也没有惶悚的心情。正相反，向他不但可以请教学术上的问题，也不妨谈谈私事，我觉得：长者的教导和侪辈的热情，是汇集在他的一生的。

那次吃饭，虽然有几个是初次碰面，但也有他的老朋友在座，所以他谈得很多。到了现在，这一桌里的人，有的提倡过幽默，到西洋去著书了；有的做过官，上东洋去讲学了；有的在翻译；有的在弄古书；有的并无争执，却默默地疏远起来；有的虽经论争，却仍在同一目标下努力。而最可哀痛的是：我们竟失去了大家一致敬爱的鲁迅先生，回想起来，又岂仅一点感慨而已。

凡是接近过鲁迅先生的人，一定会神往于他的工作的认真，和那种伟大的为人的精神的吧。他总是那样地积极的『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抱了非常坚决的自信。他不但自信，而且也信着中国的大众。他说：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

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在这样坚强的自信力下，中国正在制造着自己的前途。

日本的报纸上，登着鲁迅先生的谈话，一谈到中国的前途，他好象总是悲观的，这给了周作人先生很深的印象，到得现在，终于把鲁迅先生判定为『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了。据我看来，这一转，是莫须有的。鲁迅先生相信自己，相信着中国的大众，那信念，只有对于另一群人，对于在这另一群人手里的中国的前途，他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论者。他看清了：『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

对『荒淫与无耻』抱悲观，是一种自信。

鲁迅先生的伟大，就建立在这种自信力的上面。他不爬上去帮凶，也不躺下来装死，不投降，不妥协，一枝『金不换』，扫荡了黑暗的一切，直到临死以前，还给我们留下宝贵的战斗提示。

至少，近十年来，他是一点也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的。

不过在文学上，周作人先生说他长于处理，却还不算是『立异』，『异』的是只提这一点。

鲁迅先生长于创作，有呐喊，彷徨等书为证，是事实；长于翻译，有死魂灵和他的翻译的意见为证，是事实；长于整理，有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在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和尚未付印的古小说钩沈等书为证，也是事实。凡事实，虽有参差，却非爱憎所能掩。

古小说钩沈尚未出版，我们看不见，且不提吧。即就已经出版的几种而论，有见解，有系统，有虚心的深求，十分谨严。他从来不肯把古书当烂膏药，象那些搬运家一样，在自己的文章里胡贴一阵。『夜读』既不乱『抄』，『风雨』尤忌瞎『谈』，他有的是锐利的眼光，认真的精神。

谁说他不长于处理！

然而鲁迅先生整理古书，却不被古书所整理。

有一次，他对我：『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

过了一会，又微微地叹息说：

『要那样，即使求之今人，也是很难得的。』对于他的话，我并没有深思。因为我正神往

于他谈话的姿势，那种庄严而又诚挚的态度。我想：倘使他有闲，又高兴谈，即使接连着谈几个通宵，也不会使人厌倦的。

『费点工夫，你可以整理出一部文纲史来的吧？』

我吃了一惊。那双灼烁的眼睛注视着我，在等待着回答。我只得啜嚅着说：『这，我的能力怕够不上！环境是一种阻碍，而且对于古书，我不过随便翻翻，从来不打算在这上面用大气力』

『随便翻翻是可以的，但必须不随便乱写』

他想着，把手里的烟头抛掉了，严肃地说：『是的，还是多看一点外国书，对于你，这是更为有益的！』

叫我多看一点外国书，也并非不经思索的敷衍。

前年秋天，我在有一封写给他的信里，说自己很愿意学学日文，借此可以多看点书，并作翻译时候的参照，请他给我介绍几本日文的学习书。回信来了，他劝我划出三四年工夫来，先学日文，其间也带学一点俄文，并且不要间断。他又告诉我日本翻译界的情形，和学习日文所必须知道的几点，那时候，他正生着病，在发热。

过了几天，内山书店关于日文书籍的目录寄来了，书名上面加着箭头的，是书店老板的推荐，他就所推荐的书里挑了五本，我当时因为一次买不起，就自己选买了两本。但后来读的，却并不就是这两本。

而且一共也只读了两个月书。

两个月后，我的学日文计划失败了，其中的缘故很多，一时说不清。但鲁迅先生仍旧给我鼓励，劝我自修不要间断。我又终于间断了，而且还索性完全放弃它。所以放弃的缘故也很多，一时说不清。但我得承认一句：艰难犹如钢铁，只有奋斗的火力可以溶化它。然而我没有，我因此更其思念鲁迅先生了。

这以后有许多日子不曾碰到他。也没有通信。

直到今年春天，因为往江湾路去找一个朋友，回来的时候，才又在一个地方碰到他。他的脸色很憔悴，有咳嗽，但说话还是那么地有风趣；使人失笑，又促人深思。

我们坐下来，谈着闲天，自然，这闲天总离不了文坛。正如某先生所说，鲁迅先生在私谈里，也常用有趣的比喻，来臧否人物的，但即使是否吧，他也总留着余地，寄托着希望。说他对

同一阵营里的人会『格杀勿论』，是诬陷。被鲁迅先生『格杀勿论』的，必须是无可救药的昏蛋。

『叫他屈服，要不然，就消灭他！』

当我问起他的健康的时候，他叹息着说：

『我想做的事情多得很，但现在，也要为体力所限了。』

沉默了片刻，他问道：

『你前回说的那一段事，有没有把它写成文章的意思？』

『有是有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写。』我说着，又反问：『你以为很可以写下来么？』

『可以写，但其实也平常，在中国，这一类事情太多了。』

他的脸色有点悽苦，象是在回忆。

『写了出来，是讽刺。也就因此，检查老爷要把我的名字从中国驱除。但是，这却是一件颇为费力的工作。』

说到末一句，他笑了。

这半年来，我因为囿于人事，没有去访问过鲁迅先生，对于他的病，也只能写几封信去问候，今年六月三日，是他病势转剧的时候，他在来信里说：『我病加重，连字也不会写了，但也许就会好起来。』

是的，谁不希望他好起来呢？

而他也终于好起来了。不料恶耗就跟在这『好起来』的后面：他终于渡不过一九三六——这可诅咒的一年！大战正待爆发，而我们已经失去了两个最正直的，最爱和平的巨人。

这悲痛是世界的！

十年以前，鲁迅先生反封建，反道学，反开倒车，进攻改良主义，进攻一切旧堡垒；十年以来，鲁迅先生反帝，反法西斯，反资本主义，扫荡了帮闲艺术家，民族主义文学家，给新文学开辟了一条阔大的道路，替中国语文作了一次基本的改革，同时，也为民族革命战争留下有益的提示，抚育了坚强的实力。他才真是新中国的奠基者。

对于他的死，大众的损失，远过于个人的哀痛了。

然而鲁迅先生的精神是不会消失的。死亡的对于战士，是空漠；但对于活着的同伴，却是一种激励。从此以后，爱先生的人，将会更爱先生之所爱，而更恶先生之所恶的吧。后死者的肩上，重起来了。



先 生 與 美 術

張 望

鲁迅先生，在他三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对于美术，也曾不断地译著有关美术的论文，编印画集，举办展览会等等，有时候，也为自己的著作装饰封面图案，绘漫画，或者拿起雕刀，尝试刻木刻的滋味。

鲁迅先生小时就酷爱图画。对英文字典中的木刻插画觉得“细巧得出奇”。在教育部任职时（一九一二年以后），公余喜欢蒐集并研究中国古书中的美术，如“六朝造象目录”“汉画像”，“汉碑帖”，以及其他金石拓本。而且将这些收买来的中国固有美术作品，加以辑录。虽然后来并未付梓问世，但也足见其酷爱美术了。

也正因为受了中国固有美术的濡染，使他注视美术上的民族色彩与风彩。这一点，可从一九二五年他为陶元庆绘画展览会所写的文章中所说：“作者是夙擅中国画的，于是固有的东方情调，自然而然地从作品中渗出，融成特别的丰神了。”两年后，他又这样加以补充：“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但这决不是复古的。他主张：“当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而已集）

的确，从一九一七年以后，鲁迅先生是更进一步地去认识社会，认识阶级。一九二八年在“

看司徒乔君的画”一文中，也表现出来了。他指出作者描写爽朗的江、浙风景与热烈的广东风景，是作者的本色，这“本色”，无疑是小资产阶级的，虽然他没有明白指出，但他是不喜欢的；他赞成的是：“终日在画古庙、土山、破屋、穷人、乞丐，……”那种“黄埃漫天的人间”，“深而多的脸上的绉纹……”的画，因为这是“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之故。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中，鲁迅先生接连地翻译了“近代美术思潮”、“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编印“艺苑朝华”：“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第五辑及“士敏土之图”等这给于当时正开始徘徊在十字街头的美术青年一个重大的启示。使中国的美术青年能了解艺术的基础，是建立在社会的经济条件上，艺术与现实是分不开的，应该摆脱“艺术至上”主义的圈套，为大多数人——工农大众服务的。首先接受这一指导的是“一八艺社”。鲁迅先生对这新兴美术的幼芽，是竭尽全力地给予鼓励、资助和理论上的指导。由此深深地播下了革命艺术的种子。

鲁迅先生晚年——最后六年中，不但开设“木刻讲习会”；刊印许多画集；屡次举行珍藏版画展览会和美术问题的讲演，而且不嫌烦琐，殷勤地和美术青年通讯，指导创作等等。

二

为了使年轻幼稚的美术学徒们能够顺利地迅

速成长起来，鲁迅先生极重视在美术理论上教导我们。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这样说过：“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已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即使用了别的手法和工具，虽然可以见到新颖，却难于更加伟大，因为一方面也被题材所限制了……”。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的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画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即使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的汉代的石刻画象，明清的书籍插画，并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也许能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复李桦）从上面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对于美术的研究是何等深渊。他教导我们怎样接受艺术遗产，使之创造出一些更好的作品来。例如，一九三一年以后，美术上的采用旧形式问题被提出来了，有过很多争论，但许多人却把它简单地看成宣传工具，没有认识到也是艺术本身的问题。鲁迅先生对此曾在“论‘旧形式采用’”一文中，很具体地指出。他说：“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采取什么呢？我想，唐以前的真迹，我们无从目睹了，但还能大抵以故事为题材，这是可以取法的；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线条的空实而明快。宋的院画，萎靡柔媚之处当舍，周密不苟之处是可取的，米点山水，则毫无用处。后来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说，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罢。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那是不必赘说的事，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会因此就‘类乎’牛羊的。……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和猛克先生所指出的连环图画，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但虽如此，她还是大受着消费者艺术的影响。例如在文学上，则民歌大抵脱不开七言的范围，在图画上则题材多士大夫的韵事，然而已经加以提炼，成为明快、简捷的东西了。这也是蜕变，一向则谓之‘俗’，注意大众的艺术，来注意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至于仍要加以提炼，那也无须赘说的；……旧形式的采取，必有删除，必有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在这里，

我们姑不论鲁迅先生对历代中国绘画所作的某些评价，而更重要的是他对待艺术遗产的正确的态度：既有珍视它的态度，而又具有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的观点，这是对我们最有裨益而必须学习的。

鲁迅先生所谓“新形式的出现”，正是说明：采用旧形式，非只是易于进行宣传工作，也是为了艺术本身得到进一步发展；所谓宣传工作和艺术本身问题，也是统一的，并非矛盾的，问题是在乎没有适当的“采用”之故。鲁迅先生“木刻纪程”中说得很好：“采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这别开生面的新作品，正是经过“弃去蹄毛”，而“留其精粹”，再“融合新机”然后所得到的。

然而有些人以为，倘采取了旧形式，则要降低艺术的价值，甚至降低作家的身分，同时也妨碍了中国美术跨出国去，关于这：鲁迅先生很有远见地说：“有地方色彩的，倒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青年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的活动有利。”（复陈烟桥信）“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可以产生密开朗琪罗、达·芬奇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论第三种人”）

也往往有人以为只有油画才能登“大雅之堂”，连环图画、木刻、漫划、以及年画……等，不外是“雕虫小技”，“小品”的东西，因之，我们再来引鲁迅先生的话来说明吧：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废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应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象和画片，以及新年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众是要看的，大众是要感激的！”（“连环图画”辩护）

鲁迅先生重视大众的需要，并且同等重视研究西洋名作与中国民间艺术，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紀念詩抄

## 一 史吟

捧着介绍先生您的书  
象一阵春风刮进了心湖  
读着那一句句一行行  
心湖掀起了万丈巨浪

当敌人以枪口瞄着您的胸膛  
我为您捏了一把冷汗  
呵，呵，可是先生您——  
挺着胸膛，坚持以笔作战

当您顺利避过风险  
我深深地松了口气  
呵，呵，可是先生您——  
却不肯放下笔干子歇憩

当您病倒喘气在床上  
我以为您这回一定乘机休息  
呵，呵，可是先生您——  
手中的笔干子握得更紧

为了寻觅一条新生的路  
您付出了整个生命  
您更以您的每滴鲜血  
把这坎坷的道路铺平

还记得我曾自封作“诗人”  
回想起来不禁要笑出声  
在无私的先生您的面前  
我永远是那么幼稚天真

让我从头向您一点一滴学习  
磨一支象您一样锐利的笔  
沿着您留下来的脚印  
前面的倒下了，我就冲上前去！

## 二 林康

你死在三十四年前  
已经三十四年了啊  
你不复活在人间

你不复活在人间  
而你的精神 随着你的事迹  
融入了我们的心田

真理是不灭的  
而您是不灭的  
你就是真理

正义是永存的  
而您永存的  
你就是正义

你死在三十四年前  
已经三十四年了啊  
但谁说你已经过身

不能 谁也不能

## 三 崇漠

一样是可诅咒的旧社会，  
一样是黑色恐怖的樊笼。  
我们一年一度纪念您，  
以双双高举的铁拳，  
以颗颗沸腾的赤心。  
我们决定突破沉默的大地，  
武装起火焰无际的思想，  
爆发出劳苦大众心坎里的怒吼，  
加紧促进人民事业的必然胜利！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您那坚定果敢的气节的  
化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文学，  
终于在旧中国的文坛上，  
战胜了一切牛鬼蛇神。  
真理，  
在战斗中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了。

您已经死了卅四周年，  
您的文艺却照样是光芒万千。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您那爱憎分明的硬骨头气概，  
是全世界人民学习的典范。

您的无声的国度经已变成  
新的世界，  
同样的，  
我们苦难的祖国也会变成  
新的世界的！

# 戰鬥中的工人

■ 德羅蒂著 ■ 楊流譯

## 作者簡介

德羅蒂·賀維特于一九二三年生于西澳伯斯，她在那麦穗油绿的农庄度过了美丽的童年。生长在复杂、脏尘浮升的资本主义社会，她的生活是始终不息的一连串斗争。从她干过纺织厂女工，新闻记者，广告员的生活，正好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拥护。

德羅蒂远在一九四五年就从事文艺活动，她的作品是现实社会的反映，笔下的人物是栩栩如生的。她告诉劳动人民——工人阶级要击破封锁的黑牢，唯一的办法是联合起来——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

这篇译文，是德羅蒂一本小说里的一个片断，题目《战斗中的工人》，是译者自按的。

星期五的下午，纺织厂在三点左右就开始发薪给工人。这一天，老板发薪给工人后，通常工厂是比较轻松的，工人们常因此狂喜地唱起歌，好象一群步出校门的顽皮学童一样。

工人们排成长龙队伍，缓慢地趋近那位挂着眼镜，脸上生满丘疹的发薪书记。这位瘦小的书记，他仿佛很不愿意接近工人们那多脂肪，流着汗的手指似地把一个个装着钱的信封交给工人。

工人群中不时推着、吵着。大肥朱丽象是表演走铜索的卖艺者似地在纺织机中移向通道，几乎是化了她一个星期的时间哩！

女工们先获得新给，轮后领薪的是男工友。女工丽尔是第一个揭开信封的人，她从信封里挑起一片小纸，呵！她是被老板开除了！

丽尔，她静穆地

佇立在工厂中间，她那纤细，工作迅捷的双手合拢在一起，眼睛显得空虚，愁怅，充满迷惑不解的情绪。一道阳光照射在她的灰发上，瘦弱的躯体在阳下颤抖，对于她，一切都使她失望，然而她寻不出答案，甚至那长伴着她的纺织机也仿佛跳跃起来给她致命的一踢。

「本厂无空额，请勿申请……」

接下来是朱丽、娜尔、泽茜、伯芙、维妮和贝蒂，所有的已婚妇女，年老妇女都领了她们的周薪。这群妇女，一堆堆地围着，受难的眼光，看着那张蓝色的小纸片发抖，对于她们犹如是梦的尽头，但对千千万万的工人来说，却是一种极无人道的残酷打击，它意味着愤怒，意味着将有一场，生存的艰苦斗争！

商场肃条，工业一落万丈！

纺织厂里，只有那些未婚少女与年青寡妇始不遭殃，可是工厂却面临倒闭的危机。如运气好的话，她们每星期会有一天的工作。谣言是满厂飞的！工业继续颓废下去，工厂老板将裁减费用……

这时候，四周是死寂一片，压榨的阴影恐怖地冲击着一堆堆在机器旁的工人。

维妮忧伤地思虑着，她想：「假如我不登记已经结婚，不就有了工作，这是我太老实了，没有欺骗老板的地方。」老贝蒂坐在纺织机旁边，坚硬的手指搓捏着一小片废毛绒。十八年了，她为工厂老板做了十八个年头的长久的苦工，她亲手替老板训练了一批批的新工，她的斑点的大手抚护着那振动的机器已十八个年头了，现在她却被抛弃在角落里，犹如一副破烂不堪的旧纺机一样。

娜尔是第一个恢复理智的人，她心里发出了怒吼——「哼，如果让这欺骗的谎言继续下去，我的良心是罪过的。」「妇女们，我们应怎样解

决呢？派代表到老板那儿走一趟，怎样？」

「你不要蠢动，娜尔，你是不要自找麻烦的！」迪克狠狠地说。

娜尔急转身向后，姜褐色的软发轻轻地擦在她脸颊上，她怒气冲冲，火花点点浮泛在脸上。

「你说我自找麻烦，你这混帐！我在这间脏厂里挨过了不少年头了，为什么这里这样的黑暗？怕一点小麻烦？坚持下去，难道会全体受停工？」

「哈哈！娜尔，你不要自夸，我们都奇怪你是一个××××。」

「你一点也不羞耻！」娜尔驳斥。「好，工友们，我们召集会议，选出代表来推行会议的决定，无论如何，我们是对的，没有人反对吧！」

「你不能召集会议，你已不是本厂工人，你已被开除了。」迪克说。

工头走近一架毛绒拉曳机，鬼头鬼脑地视察那机器，女工们早已看到那副鬼脸，他装得态度镇定。

「格林先生，我忠告你，为什么不敢显出你是男子汉，却唆使迪克来替你执行丑务？」娜尔气愤地说。

工头格林弯曲的肩膀搁在灰短上衣里，准备溜出去，他的声音是卑微、鄙夷，嘲笑地说：「娜尔，我们都知道你脾气暴躁，红头发的人常如此。」他笑着继续说：「你工作不坏，但老工厂迫切需要裁减费用，我们都抱歉。你是知道的，所有的纺织厂都在裁员，当这不景气过去后，可能会重新……」

娜尔喊道：「什么时候会过去，你这老笨蛋，这不景气怎么会过去？它不过正在开始，逐日衰堕。我们如果站在一起，抓住象以往所负起的责任一样，泽茜，你说对吗？」他向丽尔作出呼吁，心碎的丽尔，她瘦细而坚实的个子，从她豆褐色的皮肤上，向人们伸诉了她那为了生活而长期作战的悲剧。

女工们只是点点头；她们害怕斗争，深恐陷入腐化，虽然她们知悉已是没有别的途径可走了。

「娜尔说得对，」丽尔说。「我不是……但我知道她是对的。年青人，老年人，已婚的女工都是同样的遭遇。老板现在开除我们，不久将轮到你们身上，他们已计划好了。敲断骨头地减你们的工资。」丽尔气喘地停下来呼吸，在她的生命里，这是最长一次的谈话了！

年青的达妮说：「我和你们站在一起，丽尔没说错，老板们将开除我们，再不然就把我们处境在短时间工作上，可能是下星期或别的星期，

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这是一个肮脏的欺骗手段。」达妮把目光瞪向站在后头的迪克和工头身上，又瞪着踌躇的小康和其他发火的女工身上。小康将往何处？他佇立在通道上，象是一个投足于荒岛上的失意汉一样。

娜尔向周围巡视，女工们脸上挂着疑虑，不信任的暗云侵入了她的眼里。她们是不是又要临阵退缩，她们已低头不少次了。她们寻思、回想着她们苦难的生活。朱丽思付着挂在双人床上的帝圣象，她追忆着牧师在教堂里所传的话：她想着建屋局的小房子，那平坦的地板，简陋的家具，孩子柔润的脸，三对天真无诈的眼光瞧着她，她也看到「汤」疲惫地从夜班回来，想着离家往外拼命工作时挂念孩子们的情绪。

珍妮回想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把脚伸进从社会福利部领回来的鞋子，试个不停地穿著着。呵！只这么短的一天，她的梦是独碎了，几乎感到呼吸也停止了。愤怒、模糊的愤怒，她母亲的愤怒，她父亲的愤怒，卖力工作的丈夫的愤怒。我们辛勤工作，我们不做坏事，但我们获得什么……开除和被推到寒冷的角落……

雪尔想起了自己在福利收容所进进出出的往事——那是很久的事了，她病重的妈妈携带一群失去幸福的孩子投靠「巴拉马达」女子收容收；她想起了今晚，捷在厂外等她，她就要和捷——唯一使她感到幸福的人结婚；她体会到肚里的孩子缓缓膨胀地在里面滚动。

依达想起她父亲的声音，就象旧唱片似地细弱……「哈！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都自由地饥饿。依尔，爸爸一生经历了不少的苦难……」

「妇女们！团结起来！」娜尔呼吁。「我们必须坚决斗争下去，没有人会为我们完成这任务的。」

所有的女工都潮涌向前。

坏蛋迪克望着工人，失去理智地高喊：「记着，从前的一次会议发生了什么，那个瘦皮的家伙，那×××不是被开除了而你们只是丧失工作时间。」

工头格林拉着迪克的衣角说：「让她们去吧！这不会使她们有好处的。」他们两人象油污的废羊绒似地被掷掉，溜到外面去了。女工们已想妥了，纷纷围绕在娜尔周围谈论着，年青的贡献了力量，年老的提供了策略。

「团结起来吧！工人兄弟们，你们同我们站在一起还是反对我们？」娜尔向男工们呼喊。

男工友赶紧召集紧急会议。

「我可不容被人称为血腥破坏者！」小克里

这么说。

老查利却低声说：「这是娘们的事！」

「这是全厂工人的事。」久关在地狱似地的染色房里的，汗流浃背的大块克林说。

年青的达妮，目光炯炯地向站在僻静角头的小康挑战，然后呼吁：「过来这儿，小康！」

灿烂的阳光在达妮柔发上跃午，幼嫩的脸上沾粘着几点油污，胸脯上下地波动，心跳得很厉害。

小康脸色有些改变，双手软软，在可怕的沉寂里他几乎要啜泣。

「跟我来，小康！」迪克在他耳畔喊，使他象犯罪地跳起来。

「是的，迪克。」小康答。小康没有回头看，跟着迪克走了，虽然达妮的声音清晰地象立起了脚跟赏他一巴掌。

「你这混帐！」达妮的声音混杂着滴滴泪珠。

朱丽尔轻握住大儿子的瘦手时说：「你跟我在一起。」

小康孤立在厂外。他在小行道上漫举着散懒的步伐，双手插在裤袋里，眼睛充满哀愁。一阵干燥的热风吹过了行道上，棕榈树沙沙地响，他舐了舐唇角然后走去了。

「快来，孩子，我们去喝酒！」

小康听到了声音，迪克正在对面街边呼唤，他脚步失主地跟着这甜蜜、欺骗的声音去了。

「快点，小康，伸出你的手……」离开铁篱笆不远的地方，那座砖瓦……纺织厂……毛绒纺织厂工人……工厂询问处、处公室、发货部、收货部……没有空位……没有空位……

小康跟随着迪克走入近处的一间暗淡的酒吧里，掏出钱来买了一大杯酒，那苦涩的酒味滋润了他沉闷的喉头。他静寂地啜泣着，在旁边的迪克露出牙齿微笑地安慰他说：「很好，你干得很好！」他的手在小康肩上轻轻拍击，达妮的软发就仿佛在他啜泣的咀边飘动。

阴险的工头，走去报告工厂经理。这时候，所有的工人都密集在那沉寂的机器影旁边召开了会议。

「我提议我们应该举起老纺织工会的荣誉，让它来指导我们。」泽茜说。当泽茜年青时，她经常在劳工党活动，所以守旧地对那般人马怀着信心。这时刻，泽茜脸上是红晕，呼吸迫急，好比挣扎上斜坡等搭巴士的一样。

「让我们举手表决代表，」娜尔说。「我提议老贝蒂，她在这里的历史比谁都久。」

「不，不……我不能，娜尔，我不会说话，

我不……。」老贝蒂喃喃地说，她的手摩弄着衣襟，把她熟练的织布结无意识地绑上又解开。

娜尔看着周围，那些冷静，急待什么似地的工人。谁，她想，谁呢？我们不要那些阻碍物或被征服的人，我们要有坚决立场的人。

「我提议娜尔。」

「我提议丽尔。」

四位工人代表终于选出来了——娜尔、珍妮、泽茜和丽尔。他们走过那长而又油滑的土敏土通道，工人们纷纷让出了小路给她们行过。经过办公室，那位管理电流控制器的女职员，她用猫头鹰似的大眼睛瞪着她们。那边的书记，摇摆着腿，默默地说了什么似地把身子都集中在门边，接下去是一片寂静。

珍妮扭捏着娜尔的肘部说：「你代表工人发言，我总感到你留在我们工人队伍里是使我安稳的。」

经理故意让她们在办公室外面冷一冷脚跟，以挫折她们的信心。经理秘书集中精神在打字，那层龙寒衣披在肩上，在她们目光中神经地扭动着。

「史宾色先生接见你们！」秘书通知了她们，她手上的纸夹跌落在地上，娜尔蹲下去帮她把它拾起来。

那秘书兴奋地看着娜尔说：「谢谢你。」她害怕地拖着娜尔的衣服袖子，细声地说：「祝你们好运，但愿我能劝告经理解决这件事。」

娜尔抬起头来，挺直了身子走进办公室，象大纺锤似地振盪，她想经理这回可要恨死了。

史本色坐得僵直极了，假装全神贯注地看报，不去理会她们挤过门道，不去注意她们擦过地毯上的声音，当他抬起头，咀是紧紧地闭着，他细长的手指急躁地轻叩着桌面。

— 待續

# 開 始

宏 文

「真没用，没读书好过读书……哎！没出息。」

读书没用吗？

怎样才算有出息呢？……

每当父亲这般喋喋不休地发牢骚时，这些问题就在我的脑海中萦迴着。

真的。经过一番思考后，也觉得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的确是一点应用都不能。倒是要彻底地把空虚、浮泛的躯壳充实起来，一切「从头学起」的。

但，我肯定地——父亲始终还是错的。

× × ×

父亲对我的期望，我是清楚的。在参加第一次文憑考试时，那阶段间，父亲曾经叮咛了又叮咛：「文呀，你要勤劳读呀，文憑一定要拿到的，我会再给你读下去，读高点，好谋一份轻松工作做做……，用功点儿，以后才不会象我这般做牛马，混日子，一世人都熬不出头……。」父亲说得那么的认真，那么的自信。这也难怪——肩头上的生活担子，如同沉灰般地压着他，越担越重，在这种艰困的境况下，是多么渴望着有人替他减轻肩头上的重担呀！

为了不辜负父亲的一片苦心 and 栽培，我也开始沉醉在幻想中，为了使幻想实现，于是，我啃书本、做书虫。上学一回家一温书，我的日常生活无形中变得简单化了、机械化了；渐渐地，也疏远了朋友，也疏远了报章、杂志、课外书。当时，我觉得自己的时间比谁的都宝贵，开夜车、失眠算得了什么——付出的代价将来会加倍补回的，我想。

× × ×

会考揭晓后，我「侥倖」地考到甲等文憑——人家说等于中了头奖的“福利彩票”。当时，我满怀信心，以为靠着这张「神符」，坐在「土库」冷气房或吹吹风扇的工作总有我的份儿，父亲也这么想——到底有个出息的孩子。然而，这

种「气氛」并没有维持多久，随着日子的过去，父亲也改变了态度。既使我很勤于写履历表格，跑酸了腿，花够了冤枉钱，最后还是脱离不了「失业」的队伍。我感慨，我后悔——以往的努力终究是落了空了。

「真没用，没读书好过读书，人家许伯那个阿章，隔壁那个小牛……伊人小学都未毕业，有的现在居然做了大『头路』，做了『头家』，驾了大顶风车，真有出息……许伯真有眼光，栽培了这般样后代，实在真值，值……哎！没出息。」父亲的计时炸弹爆了。

「哼！呸！……」亲友们一望生畏的阴脸。

唉！悲观、失望、散漫开始在我身上滋生着、缠绕着。

× × ×

「振作起来，挺起胸膛，勇敢地去面对现实。」友谊的可贵，开始温暖了我的心。

「文，你应该能自己做主，把以往那些迂腐的念头除掉，摆脱一切束缚……。我们做人要敢于面对错误，接受批评，更要敢于创新除旧。……来罢，朋友，大伙儿会欢迎你的——面新的人。来罢，朋友，让我们共同携手来把生活创造。」

朋友的开导、鼓励，使我激动地淌下泪来，我承认，我答应。我将彻底地改革自己，决定追上大伙儿——在大路上奔跑的一群。

「真没用，没读书好过读书……。哎！没出息。」

「哼！嗤！和那伙人——没出息。」

他们的咀更多了。

我和他们的抗争也愈来愈明显了——「不在沉默中爆炸，就在沉默中死亡。」

× × ×

很多人说我变了：变得多快，多好。

然而，这是我的开始。

# 抬槓

諷刺詩

看牛鬼蛇神儼然威風八面

讓我們大家抬他四脚朝天



## 不是章

林康

### 不是喜劇

「文化沙漠」，  
这说法有违视听，  
应该打破！  
我们这里，  
著名的学者，作家，  
谁说不多？  
(象你，象他，象我。)  
快让我们组织协会，  
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效忠邦国！！

当然你是  
「屎客拉的你」，  
「拆门」责任重大，  
还是归我；  
还有现代的李商隐，  
还有马来亚的鲁迅，  
快让我们来，  
拍红手掌！  
喊破喉咙！  
表示欢迎！！

没想到漏了  
一个主笔，  
在报上闹出了一阵风云；  
(这老头真是要命)  
天不作美，  
又攀主宠召了  
一个才子，

又「爱媚来跟」飞去  
一个硕士。

没想到，  
热热闹闹开始，  
竟会如此凄凄楚楚  
结束。  
没法子还得让我们  
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叹一声：  
「呜——呼！！」  
(结束也要有成功的样子  
可千万不能含糊)

### 不是故事

十几个现代诗人  
写了很多现代诗  
每人拿出了一笔钱  
于是就出了一本书

内页用上八十磅书纸  
印上很「罗马」很「拉丁」的句子  
封面再加一层塑胶  
光滑堂皇 真是不俗

集子印了出来  
诗人们满心欢喜  
高高兴兴送到书局  
摆进了书局橱窗里

一个月下来 没想到只是  
脏了雪白的内页  
黄了闪灼的封面  
黑了老板的脸

诗人们暗暗叫苦  
还偷偷骂读者该死  
现代人不读现代诗  
「你说说 怎么会这样糊涂？」

### 前後三天

績報

前天  
××大厦  
有人在叫嚷  
“美化城市”  
昨天  
“重建区”  
商店排楼  
全部拆除  
今天  
旅馆  
夜总会  
一座座矗立

日前  
电台电视  
发出高声浪  
“×国公爵  
不日将到”  
隔天  
光荣的街道  
洗刷铺陈  
丑屋陋巷外  
用木遮起  
今天  
公爵热烈赞许  
贩夫走卒

也欢欢喜喜

大人先生  
真爱面子  
自己要用  
遮羞布  
子弟也非用  
遮羞木不可  
可不是  
为了“旅游业”  
旅客比国民  
来得重要  
呜呼

### 歌頌大自然

寒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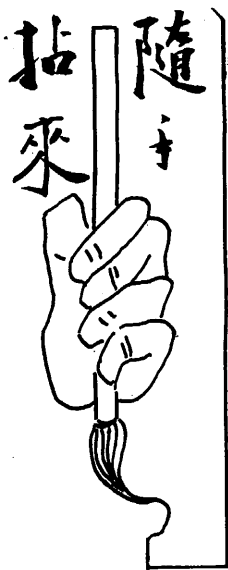
我歌颂大自然  
我的褛姆  
灵感的源泉

一片无边的大海  
就赋予我太多的灵感  
流水，浪花都尽入眼帘

七月是多可爱的季节  
榴槤飘香  
红毛丹染红了天边

女皇道走上十遍  
花葩山溜过了  
组屋的风景不够新鲜

唱数支迎春曲  
做完了云南园的梦  
便寻找春天湖的春天



## 老實的應用

向 上

猎人在森林内的一条小路中央设了一个陷阱，被树上的松鼠看在眼里。

不久，有几只鹿经过这里，正要走近陷阱的当儿，就被松鼠喝住了：『停住！你们的前面有陷阱，不好走过去！』

『谢谢你救了我们！』众鹿说罢，便绕道而去了。

又过了不久，一只狼走来，看见松鼠在树上，便装着很和蔼的问道：『亲爱的松鼠弟，请问前面有猎人的陷阱吗？』

松鼠答道：『怎么会呢？一路上都很安全。』

狼听后，把刚才的笑脸收敛起来，现出傲慢又凶狠的面孔，毫无顾虑的走过去——「刹」的一声，狼跌入陷阱里去了。

这时候，树上有一只螳螂问松鼠：『路中央有陷阱，为什么你要告诉鹿群使它们得救；而却欺骗了狼使它遭殃，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松鼠答道：『对待朋友和善良者，必须老实；对待敌人和为恶者，千万别老实呵！』

## 會考的「意外」

松 台

小学会考作文试题《我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出了乱子，似乎引起了公愤。历史悠久的会考制度，竟然还出乱子，使黄口小儿无端受罪，这罪过应该由那些大人先生们来承担，而且是不容推卸的。

然而主笔先生却挺身而出，谓之“意外”。主笔先生“只能有一个理由”的“猜想”真是猜得快，他“猜”是由于教育部换人，使“部内事务现在有点青黄不接，主持会考的负责人员对于这个作文试题的检讨，一时有点儿粗心大意。”所谓“有点青黄不接”，就是有点过渡时期的混乱，于是就“有点粗心大意”，但还可庆幸的是“一时有点儿”的“粗心大意”，倘非“有点儿”，那试题不是要出到天上去了吗！

因为是“一时有点儿粗心大意”，所以这只是“意外”，“意外”是与人无尤的，正如交通意外一样，很难说，不能怪谁，只能说是“粗心大意”。家长们，尔等千万勿乱怪谁呀！

试题出了乱子，小学生吃了大人的亏，不去责备“粗心大意”的出题专家老爷，却来替小学生“善后”，先建议什么“紧急联席会议”，后建议什么“扩大会议”，可谓计谋多多，本性全露。

“会考本身本来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说出来更无意义，主笔先生难道不懂得会考制度实行了这么多年？但不知有“意外”才无意义或是无“意外”才有意义？否则为何开个“紧急联席会议”“也有可能帮助教育部解决未来会考的诸多问题”？开个“扩大会议”为何“也可以彻底的检讨一下我们的整个儿会考制度问题”？

原来主笔先生在冷气房里冻出来的建议是为了一——“这对于未来的星加坡前途应该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让我们同声高呼“会考制度万岁！”并为我们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致哀！

## 見聞錄 之三

吳亮

### 從沈默到默

紹華

《北斗》又出来了，样子换了，可是内容却没换，而且更糟，莫名其妙的标题，比比皆是，真担心它要糟到邪路上去。作为一种“文艺刊物”，要“在文艺界里，作为衔接的一环”，又要“开辟健康文艺的道路”，“培育文艺青年”，但却没照自己所定的宗旨去做，这羊头挂得可真大，狗肉卖得可真多。

再看了《北斗》，更觉得大学生的悲哀，可怜。先前出了一篇杂文《沉默》，早已让大家共赏过了。没想到这一期又出来一篇《默》，由沉到默，实足默到了极点。但沉默已是不该开口，更何况是默，默默无言，免开尊口，做做如尼逊之流所愿的“沉默的大多数”，不是更好？

署名思思者，亦不知何许人！据他说，他“心里有说不出的话语”，但又“不想把它倾吐”，因为“说出来也是徒然，所以只好沉默”，尤其是在“这该是沉默的日子”。

世界上真的有人象茶壶一样有咀不讲话！我真怀疑这只是摆一个茶壶样叫人人去模仿，目的是叫人人都做呆鸟。但这“茶壶”却怕人家学不来竟开口说出话来，这又该怎么讲？明明是自己要沉默，却自园其说“不是软弱，不是屈服，不是灰心，不是低首”，又是“心想做许多事而又做不出一件事来”，这种人实在是太悲哀，太可怜了！

想起来更令人毛发倒竖的是，大学竟如地狱似的被恐怖气氛笼罩着，茶壶也懂得茶盘子的拘束，否则为何会“在窒闷气氛住下的生活，有那几个真正地得到幸福与快乐啊！……”非但是没几个可以“真正地得到幸福与快乐”，而且“云南园里失去了欢笑的人们，依然在做着寂寞的梦”，茶壶在做着它的美梦，要喝茶的大可以将之提来提去，或是将之做为沉默的样板。倘若人人都学起茶壶样来，尼逊之流将更沾沾自喜了！

#### 我送你们回去

晚上十时正。

女皇镇某工艺中学的黄昏班放学了。同学们都三、五成群，步出校门。

其中有两位八号班的少女，家离校舍只有二、三个车站而已。因此，她们俩向来就是相偕步行回家的。

她们出了校门，便沿着路旁走着，谈着。

蓦地，在路灯下，她们发现了一辆乳白色的跑车停泊在路旁。

她们知道这是她们的地理先生的私家车。

这个地理先生，她们最反感。课堂上，他专爱讲一些肉麻，猥亵不堪入耳，叫男同学喧笑喝采而叫女同学脸红的肮脏话。并且他还常在讲书时，有意地对着女同学挤眉弄眼——因此，她们加快脚步，一心只想赶快越过去。

但是，他已经把头探出来：「嗨，密斯李，密斯郭，你们怕什么——在学校里，你们是我的学生。但是在学校外，我是你们的朋友——我等你们五分钟了，来，上车；我送你们回去！」

#### 「尋夢的人」

一位朋友告诉我：一次，他参加了某联络所所主办的丹拉美拉野餐会。

会上，本地某位「英俊潇洒」的红歌星，高歌一曲「寻梦的人」。

歌罢，一大群女孩子一直跟在他身后。

朋友很是羡慕，「某某死父有势，要查某免惊无。」他说。

这一件小事，说明了两个事迹：

一是由于黄潮氾滥，部份的青年的思想，是多么的庸俗腐败！

一是糜糜之音的流行，是多么的使无知的男女痴迷！

当然，这两种现象，绝对不是好现象，是必须彻底铲除的！



向鋒

# 大都市見聞

## 一 投靠大姨媽

十八岁的爱珍从联邦出来投靠大姨媽。大姨媽住在风凉水冷的卫星市十层楼组屋。爱珍从踏进散播着屎尿味的电动升降机直登九楼，再攀拾数级石梯，自走廊上放眼眺望，俯首观看，直至坐在堆满冰柜、电视机、两用式唱盘收音机、麻将台……的客厅沙发上为止，她始终觉得头眩脚软，脑子发胀。

大姨媽显然是个「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人，她一见爱珍，忙不迭自麻将凳上霍地站起，惊呼万状：「哎哟！阿珍果然来啦。干嘛不先通知一声，好让我到车头接你哩？」

一阵忸怩，爱珍不知道该说什么。幸亏大姨媽口若悬河，很快就问起爱珍家中近况。爱珍马上想到妈妈的嘱咐，她从皮匣里取出一封信给大姨媽。信是爱珍妈的亲笔迹，她妈写道——

姐姐：

真不好意思麻烦你，我叫爱珍出来投靠你是迫不得已的。德勤去世，家无私蓄，公司不肯赔偿，说德勤缺工个多月，误了矿区的事，公司早已决定开除他。唉，明明是公司发给他病假，要不是没命的干也不会熬出病来。现在四个孩子只好停学。阿芳入糖厂，我洗衣兼做水货，阿珍做的那间缝衣厂关了门，我想她学得这门手艺到你处工厂多比较有帮助，就让她碰碰运气罢，她第一次出门不懂事，一切多多拜托你。顺祝如意。

妹

云上

## 二 到電髮院學師

爱珍并不因为学得裁衣手艺而获得工作，她

却在在大姨媽的安排下到电发院学师去了。老板娘是大姨媽的生死雀友黄太太。

大姨媽不喜欢爱珍入衣厂的理由是：工厂没有出息，长年到尾对住一架车衣机赚死那两块半三块，车钱饭钱还要倒贴！大姨媽认为做电发以后出路好，可以见见世面。学学精乖，出到大埠和里面大有不同哩。所以她叮嘱爱珍：「你去学师，老板娘看我的脸给你四十五块钱，包吃包宿，别人可休息，你千万要识体面。」

爱珍不知道什么叫体面？她既紧张又害怕，一切都很陌生。

这间电发院的规模不小，半边辟着理发，为绅士先生们服务；冷气设备，温水洗头。

爱珍发现这儿的女孩子有好些特征：工作时几乎每个人都哼着歌，此起彼伏，什么爱呀、恨呀、郎呀、花呀，不断钻进她的耳朵。另外她们都留着一头长长的发，散披到肩上，工作一停，就对着镜子不停的抚弄。

爱珍却剪着平平方方的短发，那是妈妈的杰作，她记得在学校里先生称赞过她的头发整齐，有神气，很使爱珍引以为豪，但今天当她偷偷往镜里瞧，仿佛看见那些长发女孩子的视线都落在她头上，她又似乎听得有人说声「椰壳头」，惹起一阵哄笑。

这儿的人并不友善也不朴素。爱珍想起过去第一次进缝衣厂，工友们的热心指示和帮忙，她难过得想哭。

爱珍从一个名叫莉莉的小挨（小艺）口中知道，绅士先生们的一个「全装」要花上一张青老虎。

「全装就是连理发、洗发、（包括电饰吹风）按摩、挖耳朵。净赚块二，其余老板的，另外还有客人给的贴士！」五块钱等于妈妈上午洗四家衣服夜里钉四十粒钮门加起来的工资，爱珍惊愕地一直算着。

## 孩 子 李 擒 白

“你们是人类的希望，”  
“你们是国家的栋梁。”  
大人先生们的宣教——  
孩子们金色的梦想。

可是问问街上的儿童，  
那些童工、学徒、小报贩……  
天真无邪的心灵，  
充满对生活的诅咒。

赤道的酷热，  
赤脚、短裤、衣衫褴褛，  
热带风雨的急骤，  
一片麻布袋，露宿街头。

劳力加上叱骂，  
他们响往着报仇，

抽烟、赌博、打架、骂人。  
希望自己长大成人。

少年感化院有多少犯人，  
罪恶的社会却法外逍遥。  
孩子的梦——  
梦中的惊悸化为现实的悲痛。

## 旧 衣 裴 刚

母亲：  
『看你的衣  
旧得褪了色  
还不换一件  
多丢人！』

我说：  
『我不爱新衣  
我爱旧衣  
穿着它  
身上更有力气』

『理发部只有中挨和师傅才有资格做，她们心灵手巧，而且还要青春貌美，讲身段，讲口才。』莉莉告诉爱珍时，特别提高声浪强调后面的两句。当然，她们俩人是还不够资格到理发部的。爱珍经常听得莉莉埋怨那些难服侍的太太小姐，『真见鬼，又囉嗦又长气，嫌这嫌那没完，真叫人作呕！』她于是热烈盼望早日转到理发部。

爱珍倒不同意莉莉认为「和男客说说笑笑多轻松」的说法。那样的谈笑近乎打情骂俏，有些更轻薄的男客不但在口头上讨尽便宜，甚至还毛手毛脚，讨厌极了！爱珍心想要是她碰上了忍无可忍，准掴他两个耳光。至于那些有钱有闲的女人，爱珍反而可怜她们何以打发漫长的岁月呢？

### 三 巴 结 熟 客

有一个打扮入时的妇人，约莫四十来岁，是这间电发院的熟客，一星期来上两三次，大家称她何姨。莉莉则叫她契妈。

何姨很赞赏莉莉的伶俐乖巧，每次来总给她带些礼物——一两件半旧不新还流行着的迷你喇叭裤，一瓶半瓶什么面膏香水样品；莉莉每次都高兴得叫呀跳呀的，引得其他人也围拢来七咀八舌的谈着，何姨显然是最受欢迎的人物了。

爱珍却不喜欢何姨，何姨第一眼看见她就评头评脚，笑她行动笨拙，土里土气。使爱珍自尊心大受打击。至于莉莉，对何姨当然是推崇备至

的：『我的契妈呀，人面可阔啦，那个大亨绰少没有交情，以后我转到理发部，就拜托她拉阔客，介绍生意。』

后来爱珍才知道，原来这里每个电发妹都须攀上一两个象何姨这样的人面广阔的契妈做靠山的。『除非你不捞这行，要不，可不能不也结些客仔。整天死心塌地的做，休想有出路。』爱珍一直觉得和她同龄的莉莉无论在那方面都比自己大得多。莉莉在这家电发院做了两年，由学徒升做小挨，她有个绰号叫「小野猫」。小野猫的「野心」可不小，她告诉爱珍：『我十多岁就没有人照顾，爸爸妈妈各走各的抛下我，书没得读，饭没得吃，我要靠自己窜红，出口气。』什么窜红，爱珍心里纳罕，又不是当明星或歌星什么的。

然而，爱珍好象听说理发部有个「红人」叫「红玫瑰」的，理一个装，十块钱的贴士！大清早客人就忙着打电话来订位，老板娘把她当女皇般奉承着。

大概莉莉是指象她一样吧。爱珍想，莉莉是个好胜好强的人，喜欢别人赞她好。不过她是聪明能干的，相信够资格。

### 四 改 名 珍 妮

夜里，爱珍莉莉和另外三名同事睡在店里。莉莉几乎每晚玩到三更半夜才回，脱下高跟鞋敲

门，把大家吵醒。每次只有爱珍肯下床开门，其他三人收了牌局，送走朋友，打着呵欠钻进被窝，对于莉莉的迟归，她们似乎已有了默契，一概不理！

莉莉对她们的冷漠看来也无动于衷，但对忠厚的爱珍，倒是挺友爱的。也许是出自感激吧，一天傍晚莉莉把一件匆匆忙忙修裁过的衣往爱珍怀里塞。

『干什么？干什么？』爱珍莫名其妙的叫了起来。

『你每天晚上呆在店里不闷么？我带你去玩。』

『上那儿？』

『看戏，游车河，宵夜。』

『不，那要花好多钱。』

『傻瓜，那用花钱！你跟着我，我包。』

爱珍混混沌沌跟了莉莉，另外有两个留长发穿花衣，戴黑眼镜的男人，她无法认清谁是谁，只听得莉莉介绍：大卫、迈克，这位是珍妮。『嗨！珍妮小姐。』两个怪腔怪调的人争着握她的手。我不是什么珍妮！爱珍想说，但她一颗心忐忑的跳，什么也说不上来。

看完那套「想你爱你恨你」从戏院出来，如果莉莉不回，她宁可先走，于是闹得不欢而散。莉莉在归途中默声不出，和先前出来时判若两人，她显然是为着爱珍的不识趣搞到大家扫兴而发恼。不过，对爱珍来说，她宁愿受莉莉斥责或从此不邀她出去。那两个飞型十足的男人多可怕，无缘无故发出竭斯底里的狂笑，听得她毛孔悚然。

过去，爱珍听莉莉说，她和朋友去玩是为了享受青春，享受快乐。难道这就是快乐？那多没有意思哪！去年，爱珍参加衣厂工友所组织的野餐，大伙儿到海滨游泳、唱歌、玩集体游戏，热闹极了。在晴朗阳光下看波浪澎湃的大海，听喧闹的人潮发出欢腾的笑声，她觉得心胸无比舒畅和兴奋。夜里摸黑着将车子驶进幽漆漆的长满灌木的海边会有什么情调？那晚上那个叫大卫的提议，吓得爱珍冷汗直流。他们完全象两种不同的人，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有着两种不同的嗜好。爱珍发现她来到这个大都市不及一个月，竟是如此不和谐、不习惯，不能适应，并且在她脑海海，厌恶的念头开始萌芽。

## 五 紅玫瑰之死

「红玫瑰」自杀的消息轰动整个电发理发部。大家争着读报上的新闻：电发女郎坠楼毙

命，留下遗书咒骂世态炎凉人情刻薄，揭露某大亨人面兽心骗身迫投火坑，以死亡控诉万花筒社会的罪恶。

特大号的标题，白底黑字，血般鲜艳的红条框。「红玫瑰」的遗书写得很长，爱珍小心的读着每一个句子，蓦地，何姨两字出现在她眼前，爱珍吃惊地一字一句读出声来：「何姨、柳姐、我的契妈吴师奶，这些可怕的女人原来都有着双重身份，她们装起菩萨的咀脸，其实有着一颗象蛇那样恶毒的心，狐狸的手段，她们专门迫害善良妇女，她们是色狼的搭档！我要警告姐妹们，别相信她们那套鬼话，她们不是什么有钱太太或富孀，她们是妈咪！是鸨母！是人肉贩！她们害我清白的身子受污辱，她们是魔鬼的走狗！她们诱我吸毒，诱我被姦……。」

爱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何姨，何姨，她对莉莉安什么心？莉莉到底有没有上当？

爱珍读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却找不到那个禽兽不如的色狼的名字。「红玫瑰」明明写着，我要写出他的名和姓，这个卑鄙下流的人是……是什么？报纸上只有××的字样，某殷商某文化机构主席某学校董事长某××所人民××委员会顾问。爱珍失望极了，报纸把红玫瑰写下的名字去掉，所有原来机构的名字用一个「某」字代替，那不等于替那个大坏蛋隐瞒，使大家无法认清他的庐山真面目吗？爱珍又难过又愤慨，要是红玫瑰有灵，她一定含恨九泉，死不瞑目！

这时候，警察来了。他们向老板娘以及几位理发部的同事录口供。老板娘怕得要死，口口声声说她认得谁是吴师奶、柳姐、何姨，她只不过问职员私生活。她也不允许姐妹们多说一句，在旁打眼色示意。爱珍气得真想向她脸上吐一口痰。

当天晚上，莉莉例外的没有出去，她躺在床上长嗟短叹，好象有满怀心事。她忽然问起爱珍：

『爱珍，你觉得这里黑暗吗？』

『唔，我不喜欢这边，我不想逗留下去。』

『你打算回去？』

『我要和我那群朋友在一起，一同吃苦，一同工作。』

『可是，可是那样的生活苦呀。』

『一点也不苦，我相信我会快乐。』

这席谈话再一次使爱珍回忆起那段令人怀念的生活，那群温厚可敬的友人。她下了决心要离开这「世态炎凉人情刻薄」的大都市，她将把大姨妈要她「见世面，学精乖」的教训紧记心头，把所见所闻告诉日夜惦念她的母亲。

# 反對

## 「一棍子把人打死」

彼岸

读了403期《阵线报》里的一篇评论文章——群众（这只是署名，不一定代表群众）的《革命志士的形象不容歪曲——评《奔流》中林康的“挽歌”》，使我想起了一句话：“一棍子把人打死”。

进行文艺批评，首先要分清敌友，应当知道，“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接着是摆事实，讲道理。对待朋友的错误“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可是，群众却信口开河，胡乱给人家戴帽子——“这首诗歌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用意存在的”、“林康的这种行径可卑、可恶”……这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么？这哪儿是对待朋友的批评态度？应当知道，“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那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要“一棍子把人打死”不难，要“治病救人”就不容易了。“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份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对待敌人尚且如此，何况是朋友？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种用来提高自己，打击敌人的工具。“兄弟阋墙”是一件叫“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令人遗憾的事情。对待朋友，要采取“治病救人”的方法。“治病救人”的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是错误的。”我们应当把“一棍子把人打死”的文艺批评作风从我们的内部扫除出去。

同一期的《阵线报》登载了另一篇评论文章

——工思的《从作者的笔名说开去》。这篇文章的态度比较温和，但是写得有点凌乱，不够明确，有很多立论是值得商榷的。这里我只想针对这篇文章对我的一首诗歌《滚一身泥巴》所作的批评提出我的一些反意见，以便共同研究。

工思指这首诗歌“可以说是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来写劳动人民底典型作品，它不去反映马来亚受尽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底真实的一面，不去吼出农民夺地斗争的心声，却以小资产阶级的想象，把繁重艰苦的劳作以轻松的口吻来描写，这种诗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无法指导他们去认识现实的。”

在旧社会里，“劳作”当然是“繁重艰苦”的，但是无可否认的，也还是神圣的。工思说“以小资产阶级的想象，把繁重艰苦的劳作以轻松的口吻来描写”，我却认为那不是什么“轻松的口吻”而是乐观主义精神和豪迈的气概。我不否认马来亚的农民“受尽压迫和剥削”是“真实的一面”、“农民夺地斗争的心声”应该去“吼出”，但是也无可否否认的，除了这些之外，其他的题材还是可以写的，只要也是“真实的一面”，而不是违反现实或歪曲现实。我认为我那首诗歌所反映的内容并没有违反现实或歪曲现实，而是“真实的一面”。

总括一句，我认为我那首诗歌是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手法去热烈歌颂旧社会里的神圣劳动，同时号召进步的知识份子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和豪迈的气概去参加劳动——去跟农民打成一片，进而了解他们和他们的生活和改造自己。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未必是对的。到底谁是谁非，我相信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定能够加以判断。他们一定有很多宝贵的意见，只要是善意的，是站在朋友的立场来说话的，不论正确不正确，我都会听取，只要是正确的，我一定接受。

## 因挽歌而

读过了几篇批评《挽歌》的文章，我觉得对于自己的态度，有做一次表明有必要，于是动笔写了这一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我准备谈到的，大致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承认自己在《挽歌》的创作中所犯上的错误，二、澄清几点误会，三、对《革命志士的形象不容歪曲》一文的态度，进行一些商榷。

由于认识的不足以及思想的不够成熟，在行文时再次犯上错误是非常可能的事，如果真的这样，我期待着大家提出善意的批评。

## 二

金玉交通失事，在医院里以昏迷的状态度过了几天，就去世了。一个曾经在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过的，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的朋友，竟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大家，这是个多么难以令人接受的事情啊！然而，它却是事实，不移的事实！

接到了金玉的死讯，在极度的哀痛中，她生前的事迹，一直在脑子里萦迴不去，更加深了我对这位亡友的怀念。

在这个时期，我常常不期然的想起了一篇曾经用心学习过的文章里的一段话：「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

做为一个在文艺写作道路上的学步者，这段话使我执着地有了给金玉写纪念文字的念头，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酝酿，就有了《挽歌》的产

生。

只是，我之后才发觉，在这项工作上，自己并不是适当的人选，尤其在看过及听过对于《挽歌》的批评之后。

我想，这主要是由于自己对于整个事件的经过了解得并不清楚，再加上在哀伤的心情底下，迸发了小布尔乔亚所特有的浓厚的伤感主义，没有法子把哀伤的感情提升至另一个境界，这就不仅使我没能在《挽歌》里，对金玉的为了理想而奋斗终生的崇高情操给以有力的褒扬，反而在创作过程中，刻意渲染、制造悲伤低沉的情调，起了不好的影响。

记得伟大的恩格斯在写给小说家哈克纳斯女士的一封信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决不责备你，怪你没有写一部纯粹社会主义的小说，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有倾向的小说』，就是一定要在小说里面，宣布作者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我完全不是这样想法……」

然而，就是以这样的标准或要求来看《挽歌》，它也还是不能叫人满意的，它的错误也还是不能掩盖的。我们不能把一篇小布尔乔亚的「感怀伤时」的作品，当成恩格斯所说的不是「纯粹社会主义」的作品，这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 三

《挽歌》是一首思想感情不健康（小布尔乔亚的伤感主义），技巧不成熟（词不达意）的诗作，这是不应也无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群众先生在《革命志士的形象不容歪曲》这篇文章里，把我的错误说成是有意识的，「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用意存在的」，这倒使得我不得不来替自己做一些澄清了。

在《挽歌》后面附加的说明，有这样的话：「我没有法子不因为朋友的死得太没有价值，而

「挽歌」作者  
對  
幾篇批評文章  
的

□ □ 態度的表白

## 引起的

加倍地感到伤心。」当时所以说「没有价值」（这是用得并不恰当，容易引起误解的），是相对于「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话而说的。

从文章里可以看出，群众先生是晓得「牺牲」与「在意外中丧生」的区别的，他其实可以不用以为我用这个字眼有什么企图。

《挽歌》第二段所写的，是对金玉生前事迹的回忆。

前两句写她的温柔的性格及在集体里的积极表现；下来两句写她走在街头的「正义的队伍」里，我们曾经强调正义的呼声要大声地喊出来，所以有「你大声地喊叫着」的句子。当然，这句子的表达能力是不强的，但它又何尝不是群众先生所说的那样「乱喊一通」的同意词？

后面两句，带有一点批评金玉的意思。金玉当时坚持了一个观点，出于她的爱护真理的热诚，使得她对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朋友（不是对我）有很不友善的表现（当人民自己的电台七〇年五月十日的社论发表后，证实了她所坚持的观点是不对的）。

这样子写，主要也是为想借此衬托出她的真纯，虽则现在看起来，显然起不了这个作用。

说到驾车的朋友，他的驾驶技术是一向来不够稳重的。交通失事是偶然事件，而他的不稳重就是这次偶然事件的必然因素之一。

我的本意，是希望通过这次教训，使他有所检讨，有所改正，实际上并没有谴责他、或是「有意挑起驾车的情绪，致使他感到终生遗憾」的意思。况且，「一个人在无意之中造成了另一个人的伤亡，他内心的痛苦是不堪言喻的——而且也是永远（！）留在记忆里的」，「永久的内疚」群众先生也是同意的。

## 四

最后，我想引述鲁迅先生的一段话：「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

引述这一段话，当然不是用以指责群众先生的意思，我只是希望他知道，对敌人的批判和对朋友的批评，是应该有着十分严格的分野的。

如其不然，是很可以起着「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的反作用的。而我相信，这一定不会是群众先生所乐于见到的，因为我并不怀疑他的「用意」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



## 略評生活底脚印



崇 漢

蓝玉著的散文集《生活底脚印》，它能够给读者在生活上启示些什么？在全集四十八篇散文里，没有一篇是有着健康、正确的思想内容的。正如作者在后记里所说的，都是一些伤感的文字，圈子也老是绕在作者个人的哀哀怨怨上。作品的主题思想，总离不开寂寞啦、幻想啦、说梦啦、泪影啦、忧郁啦、思念啦等等，看后真使人感染到一股消沉落寞的情绪。

就以该集中的一篇《夜游牛车水》来说，这是一篇问题作品，潜伏着不少的毒素。作者在该文中写道：『……这里，我们可以买到心爱（？）的作家的著作，琼瑶，依达，杨天成，罗马，郭良惠等等的作品……』这段话，正表明了作者心目中所崇拜的，竟是这类香港、台湾的黄色、灰色、没落的文人作家。

怪不得，在这本散文集里，所描写的都是作者生活中一些发霉发烂的东西，这有什么值得读者花时间去阅读？如果作者是真正希望从错误中不断求取进步的话，这又有什么值得作者去怀念与讴歌的？把它编印成集子出版，这不正好说明该书作者是希望抱着腐朽的「作家」招牌，到处招摇撞骗吗？

腐朽的文艺刊物的出版，不但对于认识不清的读者有损无益，在文艺圈子里，对于自己，也是一件极不光荣的事，只有更加暴露自己卑鄙的、丑恶的咀脸。因此，《生活底脚印》是一本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作家」写出来的破烂货。

目前，马华文艺界里，一些表现劳苦大众，表现阶级斗争，表现光辉的先进思想，表现社会矛盾的本质的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前途是一片大好的，是光明的，是深受着劳苦大众的爱戴与支持的。只有那些现代派，颓废派，帮闲派，食色玩乐派，琼瑶、依达式的爱情派的黄灰色作品，他们这类一贯颠倒黑白、美化丑恶的反动物物的文学创作，前途才是一片黯淡凄惨的。这些作品全都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统统都将成为历史的渣滓。

如果该书作者真的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从而获得进步的话，那么，就应该把自己的生活

圈子扩大，把眼光从自己的鼻尖移开到更广大的劳苦群众的生活上去，向他们学习，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就应该立刻下定决心，把笔干子转能换向，重新好好地磨练自己的笔干。

马华正派的、有希望的、有战斗性的文艺作者的作品，应该是属于新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应该去描写劳苦大众如何在崇高的理想、正义、真理的召唤下，与恶势力进行英勇的抗争，描写他们对于迫害者、被剥削者所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描写他们对于美好的未来的热情的讴歌。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化艺术都是为了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因此，作者应该自觉地使自己爱憎分明，『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力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才是新时代文艺作者应该走的道路。

## 索取 高水明

他们是老板  
以低廉的价格  
换取我们  
一生的血汗

我们的血汗  
是丰富的滋养  
绵绵不绝的  
被他们榨取

我们三餐不饱  
枯瘦如材  
他们山珍海味  
越吃越肥

但我们记得  
有一天  
要索取他们  
还不清的血债

# 懷念一位工人

陳遠遠

今天，妈和我一起去××药房看病。

那里，人真多，我们从早上九点等到下午一点，才等到医生的检验、打针。拿了药，我扶着妈走出门口。妈总是走不动，走没几步，就停下来喘气。我们走着走着，许多在我们身边走过的人，都好奇地看看妈，又看看我；甚至有几个穿著华丽的小姐，站在我们不远的地方，指手划脚地望着我们议论纷纷。也许，他们正在责备我妈，为什么让一个“跛脚”的女儿来扶她老人家？其实，他们又那里知道我妈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也许，他们在笑我们，为什么不花几块钱包一辆车呢？也许，他们只不过是“欣赏”我的“大象脚”（因为肿得可怕）吧了。

我和妈继续艰难地走着，这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扶着妈慢慢地走在路中间。突然，一辆豪华汽车在我们身边煞住。一个青年，不！一个飞仔，伸出头来恶狠狠地看着我们，一边「吧、吧、吧」地大力按着车笛，见我们走得很慢，接着，他便大声地向我们喝道：“喂！你们想死啊。”

我扶着妈，只好使劲地、一跛一跛地移动着。越过了柏油路，稍为休息，我们便向右边的街道走去。我们一边走，妈还一边不断地埋怨刚才那个驾豪华汽车的飞仔。我想起了那些小姐们的讥笑，无数行人的眼光，满怀的委曲只好往肚里吞。我们走着、跛着。咦，奇怪，我发觉先前在药房给妈让位的那个工人打扮的中年人，正骑着脚车微笑着朝我们这边踏来。

这个人，也真有些奇怪，在药房时，他老盯着我的烂脚，好象要跟我说些什么似的；结果，始终还是没说出来。对他的这一系列行动，我正感疑惑，没想，他已把脚车停在我们面前，微笑地向我问道：“小妹妹，你的脚是不是常常这样生疮？”

“唔，是呀。”

“大概有好几年了吧？”奇怪，为什么他知道得这样清楚呢？”

“是的，大约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接着他看看我的脚说道：“小妹妹，这种病，

我早期也生过，西医是医不断根的。象你刚才那样，西医总是替你挖呀、洗呀，痛得叫人咬断牙齿。我想，你最好去找中医，在××戏院对面，有个叫×××的医生，他专用青草药医治各种烂脚，只要几次以后，就能断根。我曾经介绍过好几个朋友给他医，结果，都医好了，你不防去试试吧。”他边说边望着我。

我点点头表示感谢。

他又说：“你去找这个医生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诊所，那一带医生是很多的。只有他的门口有万年青，你看见万年青，那就找得着了。”

“好，我会去试试看的。”我笑着点头。

“小妹妹，××戏院，你懂去吗？”他热诚地望着我。

“我……不很清楚。”我不好意思地答道。

“你认识××巴士车吗……喏，你看，现在跑来的那辆就是，你在这里坐三号就可以到了。”他边说边指着那辆巴士，好象深怕我认不得。

“谢谢你，叔叔。”当时，我只感到激动，不知该说些什么。

接着他又同情地问候我妈的病，然后，便望着来往的车辆向我问道：“小妹妹，你家住那里？”

“三巴旺。”我随口答上。

“你妈妈看不到道，你脚又痛，我还是帮你叫辆车吧。”妈听了，忙拉了拉我的衣角，示意不要。

他看见了妈的动作，便很快伸手去摸裤袋；他摸着摸着，脸上渐渐现出了焦急、迟疑的样子，接着，慢慢把手伸了出来，沉思似的望着我们。

终于，他开口说话了：“小妹妹，你们等一等好吗？我就在附近工作，我回去找我的工友拿一点东西就来。”

说完，他掉头就走了，我喊他，他只回头来示意要我们等他。当时，真使我进退为难，走吗，不能，不走吗，又不是；就在我们犹疑不安时，他却气喘喘地赶来了。

“我去叫车，你们等一等。”他连脚车都不

# 天火

当月黑风高的晚上，穷人的灾难啊，便会降临。

彼岸

这是一个华巫杂居的贫民区；就坐落在都市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破陋不堪的浮脚亚答屋伸直了枯瘦的长腿歪歪斜斜地站在烂泥里；说是鸡寮也不过份，然而，却是马来人的住家。华人住的也是破陋不堪的亚答屋，没有脚，却东倒西歪地浮在污水上，象是许多废弃的破船。这里终年积水，到处泥沼，就象穷人身上长着许多烂疮疤。旱季，都市里的污水汇集到这里来，粪臭杂在沼气里一天二十四小时冒着；雨季，就得涉水了。假如一连几天暴雨，那就要闹大水了。说是天灾吧，为什么天灾老是落在穷人的头上？

朋友，也许你曾经到过这样的一个贫民区。或许，你是都市里来的吧？那你一定会嫌这种地方太不合卫生了。还有呢——饿得发慌的老鼠大白天会在你的脚边闯过，吓你一大跳；面黄肌瘦，胀着肚子的马来孩子，赤裸裸的，把沾满泥巴的手指伸进嘴里去吮着，你会觉得是来到了非洲；而烂铁钉或破玻璃片随时会刺穿你的皮鞋，叫你惊慌失措；要是幸运点，只是把脚踩在粪堆上，那你千万不要破口大骂——“这种鬼地方！”因为这里是贫民区，是小贩、三轮车夫、清道夫、苦力、洗车童……的家，不是都市里的康庄大道啊！这里是穷人的地狱，不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在这种“鬼地方”已经住了几十年了呢！象这样的贫民区，在祖国的大地上还不知道有多少啊！

曾几何时，都市发展起来了，“繁荣”起来了，穷人便被挤到一个个偏僻的角落里，形成了一个贫民区，就象垃圾被扫在一旁，成了一座座的垃圾堆。

然而，贫民区和垃圾堆又怎么能够跟都市和平共处呢？一来不卫生，二来破坏了都市的“繁荣”面貌。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败絮”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暴露出来的呀！

穷人呵，你们配住在都市里么？即使是都市里的一个偏僻的角落！“繁荣”，对于穷人是连做梦的福气也没有，更何况是享受“繁荣”的权利了！

都市一天天“繁荣”起来，贫民区也就跟着一个一个被“繁荣”吞吃了。

就象垃圾堆终究要被放一把火烧掉一样，当月黑风高的晚上，“上帝”便会出现，偷偷扔出一把“天火”，施舍给穷人。那个时候，穷人就只配去做无家可归的难民了，而“上帝”却摇身一变，变成许多“慈善家”，分发救济品，而难民们便只好去接受“慈善家”的第二次施舍，伸手从那儿领来一罐牛奶、两干冬米、几条旧衣服……

当月黑风高的晚上，穷人的灾难啊，便会降临。牢记这个时刻啊，大地上苦难的人们！迎击它吧，这是光明出现前的一霎那——让那“天火”从地狱燃烧到天堂！直到天明！

下，边说边从我们身边走过去了。

转眼间，一辆的士已停在我们身边。我和妈妈实在为难，也许他看出我们的心事，便很快自动地打开车门，叫我们上车，我们坐好之后，他弯下身子说：“钱我已付了，德士会把你们载到门口的。”

说完，跨上脚车便走了。我们要说谢谢，也来不及，我只好转过头去，远远地望着他的背

影，带了深深的敬意。

他介绍的医生，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找，很久以后，脚也自然地好了。只是，不知怎的，在往后的日子里，每逢我看见了万年青，便自然想起了那中年工人叔叔的深厚友谊。我深深地怀念着他，怀念着他的高贵的助人的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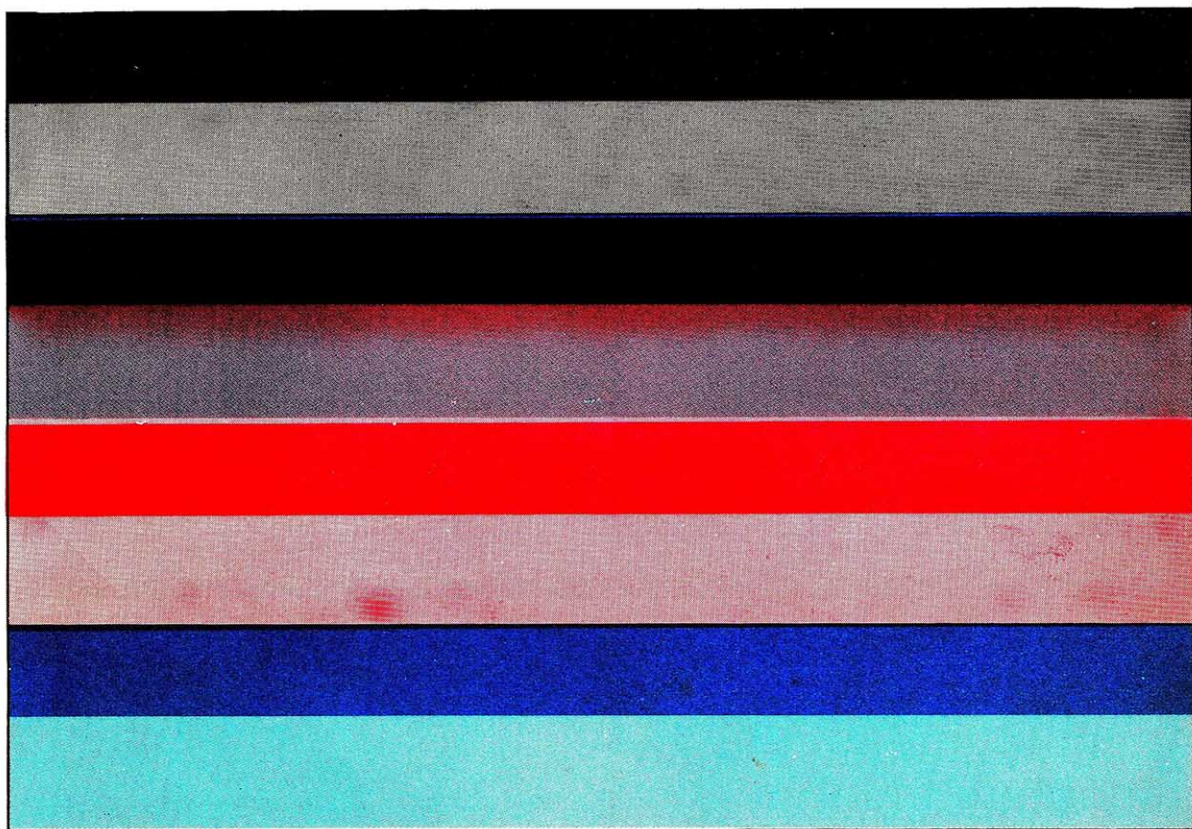
可敬的工人叔叔啊！





延安魯藝校景

蘇暉



七十年代文叢

萬里文化企業公司